

刘 润 · 著

这样的旅游 我是第一人

劉潤旅遊散記



这样的旅游 我是第一人

劉潤旅游散記

刘 润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样的旅游 我是第一人：刘润旅游散记 / 刘润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

ISBN 978-7-5520-2908-6

I. ①这…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77205 号

这样的旅游 我是第一人——刘润旅游散记

著 者：刘 润

责任编辑：李 慧

封面设计：黄婧昉

封面题字：周清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p.cn

排 版：南京月叶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27

字 数：468 千字

版 次：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908-6/I·350

定价：5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邓伟志

我知道刘润的名字,已经有 30 多年了。先是他在民革上海市委宣传处工作时,代表《团结报》来到我的寓所向我约稿。后来,刘润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期刊中心的邀请,前往苏州协助创办《长三角》杂志并任副总编辑,他又前来邀请我和厉无畏(经济学家、民革中央主席)两人担任《长三角》顾问。2010 年,世界温州人第二届论坛在上海举行,刘润又偕温州市统战部副部长潘一新前来我的寓所,力邀我作为大会的嘉宾,这样陆陆续续、林林总总,我们已有好多次的接触了。

刘润几十年如一日,创作约 500 万字,他的成名作《半屏山》,屡获奖项不说,还被上海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和其他省市电视台演播,盛名一时。其文章有的刊登在全国性的报纸,如《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香港《大公报》等 100 多家报纸、杂志,有的作为专稿、特稿,有的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选中播出,记录了历史的一个侧面。

这里,我想谈谈他的《我所走过的路》一文。文中,涉及社会问题、民生问题,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历程,许多人面临过的问题,有的至今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百德孝为先。在中国社会里,对于“孝”字,是很讲究的,并且大力提倡的。前几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会上,一曲《常回家看看》风靡一时,千家万户演唱:哪怕涮涮锅,洗洗碗,也是重温亲情,对父母长辈的一种慰藉,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孝”字。刘润在《我所走过的路》中用了许多篇幅讲述孝,特别是他与儿子之间的纠纷,其笔下所描述的儿子多种不孝行径,是令人十分感慨的。

为什么讲“百德孝为先”?因为父母是人间最神圣的,是生我养我的人,是人类生命延续的首位功臣。你所以能得到生活,事业有所成就,首先归功于父母,他们给你身躯,你不孝敬他们,该孝敬谁呢?有一次刘润与我谈及,他并不缺乏物质,他要的是慰藉,如过年打个电话,发个短信,问个好,问个安就可以了,可是连这点他都享受不到,令他十分心酸。

孝是世间最纯真的美德,忤逆不孝是人生最大的耻辱。

此外,还有一个身份问题,也包括出身问题,这在中国几十年间是个大问题。虽然出身你不能选择,但是,由于你的出身,很可能你就被打入另类,使你的入学、择业、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考验。刘润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然而,刘润利用他家的一些条件,顶着“革命干部子弟”“工人阶级”的名头,在社会上闯荡了几十年,这点他回避了60多年,不但进了各种令人羡慕的单位,还进了市委对台办的大地文化社、市政府新闻办的《上海观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受到了表扬。走出了一条“光明”“灿烂”的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试想,如果各单位知道了他的真实出身,他家的历史情况,还会拱手让他进去吗?!当然,这些问题现在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残余影响还在,只有拨乱反正,彻底消除,这才是社会真正的一个进步。

刘润从一个穷小子,奋斗到藏书万卷,著作等身,生活富裕,确实不易。刘润学了文艺,却又被文艺所抛弃。但他不悔,另择他路,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自学成才,创作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写了这么多的文章,确实是一种典范。

半屏山,海峡这边有个半屏山,海峡那边也有个半屏山,合在一起就是“全”屏山。文章也一样,集零为整,合在一起为“文集”。文集中有过程,文集中有全貌,有升华。

作者是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

2015年3月18日

序 二

朱 翔

刘润约我为他的大作写序,还特地告知我他这本书里有不少关于旅游的篇章。虽然我从事的是旅游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但让我来为一位尊敬的长者写序,心下还是颇为惶恐的。何况旅游也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颇深的学问。盛情难却,我也只能是“赶鸭子上架”,就此谈一点粗浅的体会了。

和刘润第一次见面,是在今年9月初。之前,刘润发信息给我,告知了他的要求,并详细告知我见面的地址,以及前往的交通路线。不仅如此,在信息的末尾,刘润还特地补充了一句:或者你指定地点我过来,任何时候都可以。刘润的随和、谦逊,在简单的一句话里就已得到充足的体现。

及至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快到目的地时,或许怕我在茫茫人海中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他,刘润又发来信息告知我他坐在5楼靠近南京西路的窗口。细心的刘润让我还没有见到他,就已经留下深刻而难忘的美好印象。

我必须说跟刘润聊天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看不出眼前的先生已是古稀长者,岁月的年轮似乎没有在他脸庞上留下过多的痕迹。和先生聊天时,他所体现出来的睿智、幽默,更让我感觉到年轻的激情和魅力。是的,刘润就是这么一位“年轻”的长者,读他的文章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刘润不是文科出身,却已创作、发表了500余万字的作品,还出版了一部文集。这是他的第二本书。和他的第一部文集一样,刘润依然遵循着他的从容、朴实的文风,跟我们叙述着他生命中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和第一部文集不一样的是,这一本书里,有着更多和旅行相关的内容。

生命是一次旅行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因此有着行走的经历、梦想。刘润无疑是一个追逐梦想的人。

我记得当年我之所以选择从事旅游行业,只是因为偶然间看到的一句话: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读刘润的游记时,我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很难想象一位年近八旬的长者,会以骑行电瓶车的方式,历时10余天完成自己的苏北行。翻开中国旅游史,古有徐霞客“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一生走遍中国,留下一部厚重的《徐霞客游记》;后有江

西上高人士钟文芳“辞亲远游，仗剑去国”，以一足之躯骑自行车周游全国。然而，和徐霞客“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开始远游时的26岁、钟文芳孤身骑车漫游中国时才20岁完全不一样，刘润踏上苏北之行的漫漫路途时，已是古稀之年，而且交通工具仅仅只是一辆电瓶车。这就不得不让人对这样的勇气和豪迈多出几分惊叹来，也难怪刘润不无自豪地说：“这样的旅游，我是中国第一人。”

文学，即人学。人学，即人性学。且不论它是何种文学题材，在文学中激发人性越强烈、越细微、越感人，越能引起共鸣，越能达到宣传的效果。在《苏北行》这篇游记中，刘润没有用过多的笔墨去描绘沿途的景色，尽管路途的风光真的很不错。他以平缓从容的语气、真实细致的叙述，娓娓叙说着行走过程中所有的美好。在刘润先生的笔下，有骑行过程中的趣事，甚至是囧事，也有面对故乡、面对亲朋时自然而然流露的脉脉真情，让读者在忍俊不禁会心一笑，同时又不免生出几分感慨。尤其是在写到自己途经阜宁和淮安板闸时，对自己家世的回忆、对父母双亲的想念，已让读者为之动容。而一篇声泪俱下的祭父文，更让人们读得潸然泪下。刘润不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高山大川中去看似深刻的追思历史、感悟人生，而是将日常的生活片段和沿途的风景串联在一块儿，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心境，一种真实无比的生活态度，也让人们从中感受到了震动人心的力量。

最好的故事总是藏在细节里，当我们从刘润的文字中捕捉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我想我们看到的不仅仅只是故事本身，连同对旅行以及旅行的意义也不免多出几分新的认识来。只要你愿意，在旅行过程中多一些思考多一些沉淀，我想也一定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精彩和感动在等待着我们。是的，旅行的意义就在于：发现世界的美好，感受人生的精彩，最后再回到起点去体味自己的幸福！

我很愿意向大家推荐刘润的这本书，不只是刘润的“妙手著文章”，更因为他“世事洞明皆学问”的为人。只是因为最初的热爱，刘润就将写作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以坚守自己的文化传承使命为荣，为这个社会传播着书香，让众多爱书人通过他的文章他的书，对这个美好的世界又多了几分美好的向往。更何况刘润的书，真的是一本跳跃着生命活力的书。和刘润的游记文章一样，书中更多的作品，在看似平淡的文字背后，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外界的窗。为我们更多了解刘润老师本人，为我们看到更多更宽广的世界，这扇窗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窗外，一直风景如画！

作者是全国金牌导游、国家高级导游、上海市金牌导游，
全国红色导游大赛评委、全国旅游院校导游大赛评委

2018年10月28日

目 录

我最喜欢的 10 篇文章	1
写字也要讲博大精深——访周谷城教授	2
升仙峡纪游——诗和苏步青老	7
一个真诚、坦率、大度的朋友——记我和瞿建国的二三事	9
生命不息 追梦不止	12
《珠光宝露》图	15
金色的梦想	18
宁静致远 淡泊明志——读刘祖鹏《银装》有感	20
亚妮,你在哪里?	22
赠阿部	24
我见证了“破冰”首航历史	26
旅游散记	29
苏北行	30
一次难忘的旅游	58
韩国沈氏寻踪记	65
天下沈氏出竹墩	83
小平同志 托您福了	87
溪口:历史的节点 仙灵的山水	91
在蒋经国旧居倘佯	95
“帅府”今犹在,“少帅”何时归?!	
——陈从周教授谈沈阳张学良将军旧居	98
五月的鲜花	101
白云深处里的天堂	103
重游半屏山	108
萍水相逢的文友——平望行	114
情系太湖源——小九寨沟	120

用禅心培育出来的茶	123
太平暇访王妹	126
湖州民国纪念馆	129
纯朴的语言 踏实的作为——陈云故乡练塘纪怀	131
官路村观香火龙	133
福泉山庄泡温泉	136
二都杨梅冠天下	139
临安“小九寨沟”	142
上海玉佛禅寺	144
花香四溢的上海丁香花园	146
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纪游	148
一条不可复制的野人谷——湖州狮子山庄纪行	152
富春江畔“双龄亭”	156
台湾柳——相思柳	158
普陀山的海蜃奇观	160
游严子陵钓台记	162
谒王羲之之墓	165
绍兴“沈园”纪游	167
美哉,南北湖!	170
西涧草堂	172
盖北的葡萄熟了,上海的人儿醉了	174
清凉世界——莫干山	176
超山赏梅	180
五月江南碧苍苍 蚕老枇杷黄	182
苏州西山美	186
蓬莱仙岛 翡翠岱山	189
在海滩上徜徉——浙江嵊泗纪游	193
在悬崖峭壁上行走——浙江衢州天脊龙门纪游	194
棒槌山记游	196
天上瑶池 人间仙居——浙江仙居纪游	198
山河依旧在 旧貌换新颜——浙江天台山纪游	200
名山碧水哺徐州 楚风汉韵颂彭城——江苏徐州纪游	203

郭洞、寿仙谷游记	208
幽幽南山 悠悠人生	210
浙江永康行	213
到徐州吃狗肉去	215
方岩留痕	218
千年古镇沙溪	219
兰溪的五十里杨梅	222
生活着的千年古镇	224
木渎的人间四月天	227
东山再起东山湖	230
我与甬直的情缘	232
水清河秀育泰州 文昌雄才颂海陵——江苏泰州纪游	234
闻香留步的梅陇镇	237
粤菜世界 食在新雅	238
沪西状元楼与“童鸡”	239
淮扬菜中佼佼者——莫家菜	241
吃蟹到名都	243
日本的“猜冬猜”	244
人物素描	247
陈从周先生和《说园》	248
水晶晶的心——记南浔老书记朱倍得对桑梓的情怀	250
女人有梦更精彩——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新型职业农民蒋文英	254
湖州第一怪——访湖州赵孟頫研究会会长、湖州交响乐团团长鲍宗盛	259
影艺生涯五十年 传神佳作献人民——访著名电影艺术家白杨	263
我心中的胡蝶——访王丹凤	270
上海芭坛上一颗灿烂的明星——访著名芭蕾舞家石钟琴	275
搜尽奇峰打草稿——记邓伟志学术人生十部曲	283
相敬相亲六十载——访上海市副市长赵祖康和夫人张家惠	286
祖国今日更可亲——访不久前从台湾归来的朱达君老先生	290
我是中国人 国宝不外流——记澳门著名古文物鉴赏、收藏家谭伟先生	293
将水火融汇于生活的人 ——记上海开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瞿建国	296

天使的父亲是“魔鬼”	299
东方的卡拉扬——上海交响乐团首席指挥、音乐总监陈燮阳的风范	303
一个奔波者的足迹——记述台湾艺人凌峰的跌宕起伏	309
她从台下“偷艺”——记东方歌舞团演员李玲玉	313
洒向人间都是笑——记王汝刚	315
不畏艰苦的人——记京剧演员齐淑芳	319
“我在台湾有许多知音”——二胡名家马晓晖三赴台湾访谈录	322
一首献给母亲的歌——与《安魂曲》编导曹诚渊一席谈	324
奇石大王觅石记——台湾收藏奇石的大王杨昆峰	327
愿做日中友好桥梁的一颗螺丝钉 ——记热情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日本友人江见和子	331
吴局长与香港记者访谈录	333
国际美容教母——郑明明	338
成功进军上海滩的香港人士之一——罗康瑞和他的“新天地”	341
汤子嘉对张江无限深情——专访汤臣“少帅”	346
兄弟情义在，沧海隔不断 ——访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名誉会长林朝权	348
真情比金子贵——记吴青霞	350
我与周清泉	353
奇人周清泉	354
书法艺术宝库的瑰宝——记周清泉《谈人生感悟》《中华书经》	367
琴瑟唱和 伉俪情深——记天下第一景观武校周清泉、曾松平夫妇	370
东方的朝霞——兰香山观日出	373
我所走过的路	375
我所走过的路	376
音乐给了我艺术修养——校庆65周年，同学会60周年感言	408
我和死神照个面——音乐歌舞剧《半条被子》前因后果	410
后记	419

我最喜欢的 10 篇文章

写字也要讲博大精深

——访周谷城教授

笔者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1898年生，湖南益阳人。早年他和毛泽东同师受教，并同执教鞭于湖南师范学校，两人友谊深厚。他曾受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参加了1924—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1926年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兼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后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暨南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教授等。60多年来，周老著述10多部，论文200多篇，文字达300万字之多，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癸亥（1983年）夏初，我接到《文化娱乐》主编裘金康的来信，委托我请周谷城教授撰写关于书法方面的文章。周老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不但谙熟古今中外的历史，是当代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在哲学、美学等领域造诣极高，曾著述作品10多部，论文200多篇，文字达300万字之多。周老是一位繁忙的人，他担负的社会工作很多，自己还要著书立说。但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还是不揣冒昧地打扰了他。

在一个绵雨霏霏的晚上，我终于以忐忑不安的心情，按响了周老寓所的电铃。来开门的是周师母，她热情地将我让进了客厅。不一会儿，周老从内室走出来接见了。周老今年虽然已经85岁了，但他精神矍铄、身板硬朗、步履矫健、声音洪亮。当听我说明来意后，他随手翻阅了我呈上的《文化娱乐》杂志。“我知道这个杂志编辑部在杭州。杭州很美，前些时候，我刚从那儿回来。你看，这里还有我在杭州西湖拍的照片呢！”周老指着他在西子湖畔，在垂垂的柳丝下，安详地端坐在一张藤椅上的照片，高兴地对我说。我请他谈谈书法，周老用那浓郁的“湘”音哈哈一笑说：“我不是书法家。不过，书法是一种艺术，也是属于美学范畴里的事。我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将自己的许多想法倾吐出来。”

周老说：“我今年已经85岁了。如果从1905年我7岁时进家乡湖南益阳‘周氏族立小学’念书写字起，和文字打交道至今已近80年了。如果从我1921年春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回到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和毛泽东共执教鞭于一

校起——那时,他任小学部主事,我任师范部英文和伦理的教师,至今治学已经有 60 余年了。在这些年中,和文字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写了一辈子的字。当然,我不是书法家,没有专门研究过书法。我是一个搞社会科学的。搞社会科学,很重视‘博大精深’四个字,我觉得,在研墨写字这个问题上,‘博大精深’这四个字也是适用的。”

接着,周谷城教授向我谈起他小时候读书的情况。他虽然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但是他的母亲对他充满希望和期待,培养他从小勤奋好学,从小养成与困难做斗争的倔强性格,他的这种求知欲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完全是受他母亲,一个虽然没有上过学的农村妇女,却有一颗伟大母爱的心,对他不断熏陶和影响。周老说,他的性格很像他的母亲。1913 年,周谷城进入了省立第一中学,从这个时候起,他就系统地读了《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古书。当谈到在省立一中读书时的情况,周老说:“那时候,我很喜欢古文,是班级里写字、作文最好的一个学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那时候,写作文都是誊抄在一本簿子上,交给老师的。每次,我都抄得工工整整,深得老师的垂青。因而,老师给我的分数不是 100 分,就是 95 分。那时,教国文的老师叫袁吉六,他是前清的一位进士,长得一脸浓黑的络腮胡子,样子虽然很凶,但是人却很和蔼,同学们都叫他‘袁大胡子’。袁吉六是第一师范的国文老师,同时,也兼我们一中的国文老师。那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不少人以为我和毛主席是同班同学,实际上不是同学,只不过是教过毛泽东的三位老师都教过我,可以说是学友。这三位老师是杨昌济、袁吉六和符定一。杨昌济是杨开慧的父亲,他在省一中教修身课,这是枯燥乏味、流于公式的一门课,上到后来,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和另外的几个学生了。我十分敬佩杨老师的学问渊博,但反对他的教材中一些僵化的内容。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坚持将修身课上完了。因为,它毕竟也是一门知识。每逢袁吉六老师上国文课,我的心情是很愉快的,我们的关系很好。他逢人常常说,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一中教书时,古文好的学生是周谷城。”

周老对我谈到书法时,他讲了很精辟的辩证法。他说:“这么多年来,因为忙于学术活动,对于写字倒没有进行什么认真的研究。如果说研究,那也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真正在写字上下了点功夫。我觉得练习写字,初学的人,并不一定要先照哪一个名家的碑帖临摹,当前书报上的印刷体就很美,完全可以拿这些字来当帖,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一没有研究过甲骨,二没学过钟鼎,三没练习过草书,四没写过篆体……我就完全学正楷,常将书版上的那些印刷体当作自

己的拓本。因为中国的文字是刀刻的,模仿印刷体上那些刀功也就可以了。当然,书法和绘画也一样,要讲究‘形似’和‘神似’,只要不准备当书法家,不准备在横、竖、撇、点、捺等上下功夫,一般的说,做到‘形似’也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写出来的字清楚、端正,使别人一下子就能认出来,一看就懂就行了。不过,要把字作为艺术来写,作为书法,那就一定要求‘神似’了,要把写字的人的精神写出来了。我这里说的‘神似’,也是说每个书法家都要有自己的风格,他的字要有自己的个性,要使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字是某人写的,那个字又是某某人写的,绝不会张冠李戴。我国近代书法家于右任和沈尹默的字,大家一致公认是写得非常好的。他们的字达到了‘神似’境界。俗话说:树有影形,人有秉性,字有骨格,‘见字如见人’,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书法到了‘神似’的地步,他的字一定是不拘泥他人,一定使自己的字具有自己的个性,使自己的个性融化在自己的字里行间。当然,如果从‘形似’到‘神似’,这当中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凡是发展变化的东西,都包含着正、反、合三个阶段。写字也不例外。‘形似’要正,这是基本功,打基础。转化到‘神似’的过程要反,要脱胎换骨,向理想境界演变。如果达到了某种效果,也就是说到了‘神似’阶段,这就是合。这种从‘形似’到‘神似’的转变,是需要一番努力的,需要吃一番苦,流一身汗。而其中也牵涉对知识面的博大精深,没有博大精深,要想达到‘神似’,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在谈到书法的作用及社会意义时,周老说:“书法是一门艺术,民族性很强,是我们民族的爱好。它不但历史悠久,上自魏晋隋唐,下至宋元明清,以及一直延绵到今,雄才辈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我觉得,书法艺术的好处很多,写字可以陶冶个人的秉性,提高人的修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至于我个人觉得,平时下棋,那太伤脑筋;如果跳跳舞,锻炼身体,那还得找个伴才行;写字则不然,又须自己动手,对自己就大有益处。我常常对一些朋友说,如果有什么地方摆个摊,有纸有笔,我是很乐意欣赏的,甚至,也愿意涂上几笔。再谈写字的实用性,那就更大了。人与人的思想交流,人的思想感情抒发,除了说话之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靠写文字了。有许多朋友给我来信,特别是一些青年朋友,写的字实在叫人认不得,只好不回信。这样,怎样能进行思想交流呢?文字如果不能运用,不能发挥作用,那还讲什么文化呢?我们的国家经过折腾,关于写毛笔字,也有反复,那些极‘左’的人也曾提出过用毛笔写字是复古,是维护封建主义。我记得毛主席曾表示过这样的意思:我就不晓得用毛笔写几个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危害性。毛主席的书法是很美的,这点,我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和他共事的时候就深知了。他的字体飘逸、洒脱,很美,也很有自己的个性。

1949年后,他的字流行全国,得到过大家的赞赏。没有想到,竟然也会有人对用毛笔写字横加指责。世上的事,真是无奇不有。好了,现在情况不同了,写毛笔字,研究书法,已经蔚然成风。这样,我国人民的文字水准一定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谈话中,周老告诉了我一些情况:最近,有许多单位和个人向他索取行书条幅,周老很乐意量力而行。前些日子,他就为上海市政协书写了“政协画家访闽画展”的题字;为刘海粟书写了“刘海粟绘画展览”的题字;为安徽省全椒县吴敬梓纪念馆书写了门匾及一首五律:“迷途此问津,一笔扫千军。文似《旁观报》(注),书登正史林。寓褒于贬内,疾恶不仇人。大雅斯为美,讴歌有后生。”可是,有的人找周老要字时,同时却又提出了条件,说不要标点符号,纪年不要公历,图章要用大一些,署名时要写年几十等。周老条幅往往遵嘱写了,但对所提的条件,有时婉言解释了一番。他说:“标点符号确有帮助,用上了,大可帮助理解。纪年用公历,已成了公律,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用甲子等,而不用公历呢?至于图章的大小,则可不必要太在意。刻图章固然是艺术,用图章就不必要考究了。还有,时年几十,我看只有两个作用:一是自卑,谓字不好,由于年老;二是自大,谓年虽老字仍好。自卑与自大,我都不取,所以署名之后,不写时年几十。此外写字的墨,我用的是墨汁,朋友们说,这不好,要用研磨的墨。这点我办不到。磨墨太不经济,即使有人磨,浪费时间,实在可惜。朋友们说,墨汁写的字,不能裱装。果是此者,那么只能怪墨汁不好,质量尚不过关,要改良,绝不能用磨的墨来代替墨汁。”

在访问结束时,周老说:“过去《书法》杂志编辑部曾邀我参加座谈会,约我撰稿,我曾戏成七言律诗一首,综合了我对书法的看法,我的意思,也尽在其中。诗曰:

艺苑行书未列科,要看书者意如何。
银钩铁画终成法,直竖横平莫放过。
性格十分功力倍,友朋三五共摩挲。
精神领域本无限,写字传神便足多。”

这次采访中,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周老胸怀豁达,他不厌其烦,不鄙薄我的知识浅陋,碰到我不懂时,他总是很耐心地向我解释。特别是他怕我听不懂他的湖南话,特地在我的采访簿子上,写下了题吴敬梓纪念馆的《俚句四十字》的五言律诗,并用流利、洒脱的英文写下了英国“爱迪生文报”这几个字,并将它的含义讲解给我听。

周谷城教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是一位慈祥、仁厚的长者。

注:《旁观报》为英国《爱迪生文报》,主要揭露社会上种种弊端,文笔以讽刺、幽默、诙谐著称。

补记:采访名人,我有一个习惯:文稿成章后,我都要呈上请当事人审阅一下。周老的这篇文章当然也不例外。欣慰的是,当我整理材料时,竟发现了几十年之前的底稿上有周老亲笔指示的意见。周老这样写道:“刘润同志:这篇文章写得好。但我不想发表它。即我不愿意挤到书法家之列来谈书法。因我不是书法家。如用刘润的名字,并用采访的形式发表,则没有问题。谷城,五月二十九日。”原稿我只是在稿后置上“(刘润记录)”。故发表时改成采访记。

我记起来了,稿子经过周老审阅后,他删去了一些段落,并改正了一些不妥之字。我觉得周老的字很珍贵,就多了一个心眼,又抄了一遍,将周老的手迹留了下来。

周老题写“博大精深”4个毛笔字赠我,我珍藏至今。